

世界名著百部



呼啸山庄

艾米莉·勃朗特

A Collection of 100 World-famous Works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

第七卷

呼啸山庄

(下)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杨 江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十七章

那个星期五是一个月以来最后一个晴朗的日子。到了晚上，天气却变了，南来的风变成了东北风，先是带来了雨，接着就是霜和雪。第二天早上，人都难以想象三个星期以来一直是夏天天气：那个早晨就这么凄凉、寒冷、阴郁地慢慢熬过去，樱草和番红花躲藏在积雪下面，百灵鸟沉默了，幼树的嫩芽也被打得发黑！我的主人呆在他屋子里不出来；我就占据了那个寂寞的客厅，把它改换成一间育儿室：我就在那儿坐着，把个哇哇哭的娃儿搁在我膝盖上，摇来摇去，同时瞅着那仍然刮着的雪片在那没拉窗帘的窗户外面堆积着，这时门开了，有人进来，又喘又笑！当时我的怒气远胜过我的惊讶。我以为那是个女仆，就喊：

“好啦！你怎么敢在这儿调皮；林敦先生如果听见你闹，他会说什么呀？”

“原谅我！”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道，“可我知道埃德加还没起来，我又管不住自己。”说话的人说着喘息着，手按着腰部，就走向炉火跟前。

“我从呼啸山庄一路跑过来的！”停了一会，她接着说，“我数不清跌了多少次，简直要死。啊，我浑身都痛！别慌！等我能解释的时候我会解释的！先做做好事，出去吩咐马车

把我送到吉默吞去，再叫佣人在我的衣橱里找出几件衣服来。”

闯入者是希刺克厉夫夫人。她的情形也实在叫人笑不出来：头发披在肩上，给雪和雨淋得直滴水；穿的是她平常作姑娘时穿的衣服，这更适合她的年龄而不适合她的身份；短袖的露胸上衣，头上和脖子上什么也没戴。上衣是薄绸的，透湿地贴在她身上，保护她的脚的只是薄薄的拖鞋；此外，一只耳朵下面还有一道较深的伤痕，只因为天冷，才止住了过多的流血，一张被抓过、打过的苍白的脸，一个累得都难以支持的身躯，你可以想象，等我定下心来仔细看她时，并没有减去我最初的惊恐。

“我亲爱的小姐，”我叫道，“我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听，除非你把衣服一件件都换下来，穿上干的；你今晚当然不能去吉默吞，所以，也不需要吩咐马车。”

她说，“不论走路，还是坐车，我必须得去。可是我也不反对把自己穿得体的面些——而且啊，现在瞧瞧血怎么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流吧！火一烤，就痛得火辣辣的了。”

她坚持要我先完成她的指示，然后才允许我碰她，直到我叫马夫准备好了，又叫一个女仆把一些必需的衣服收拾好之后，我才得到她的允许给她裹伤，帮她换衣服。

“这时我的工作已经完毕，现在，艾伦，”她坐在炉边一张安乐椅上，拿着一杯茶说，“你坐在我对面，把可怜的凯瑟琳的小孩搁在一边：我不喜欢看她的！你可不要因为我进来的时候作出这样蠢相，就以为我一点也不心痛凯瑟琳，我也哭过了，哭得很伤心——是的，比任何有理由哭的人都哭得厉害些。我们是没有和解就分开了啊，你记得吧，我不能饶恕

我自己。可是，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打算同情他——那个畜生！啊，递给我火钳！这是我身边的最后一件他的东西了！”她从中指上脱下那只金戒指，丢在地板上。“我要敲碎它！”她接着说，带着孩子气的泄愤敲着，“我还要烧掉它！”她抬起这个搞坏了的东西往煤块里一扔。“他要是叫我回去，他得再买一个。我不敢呆在这儿，免得他存坏心眼，他可能来找我，好惹惹埃德加。况且，埃德加也不和气，不是吗？我不要求他帮忙，也不要给他带来更多的烦恼。形势逼得我躲到这儿来；不过，要不是我听说他没待在这儿，我还不得不呆在厨房，洗洗脸，暖和暖和，叫你把我东西拿来，再离开，到任何一个我那可诅咒的恶魔化身所找不到的地方去。他是这么恼火！若是他捉到我呀！可惜恩萧在力气上不是他的对手；如果辛德雷能够做到，不看见他被全部捣烂，我才不会走呢！”

我打断她说，“好啦，别说得这么快，小姐！你会把我给你扎脸的手绢弄松，那伤口又要流血了。喝些茶，缓口气。别笑啦：在这个房子里，在你这样的情况，笑是很不合适的！”

她回答说，“这倒是实话，”。“听听那孩子吧！她一直没完没了地哭——把她抱开，让我有一个钟头听不见她哭吧；我不会呆多久的。”

我拉铃叫来一个仆人去照顾那孩子，然后我盘问她是什么事逼她在这么一种狼狈境况中逃出呼啸山庄，而且，既然她拒绝留下来和我在一起，那她又准备到哪儿去。

她回答说：“我应该也愿意留下来，也好陪陪埃德加；照料一下孩子，一举两得，而且，因为田庄才是我真正的家。但是我告诉你他不准我！你以为他就能眼看我发胖，快乐起来——能让我们过得很安静，而不打算来破坏我们的舒适吗？现

在使我感到满足的是我确实知道他憎恨我，而且恨到了家：一听到我，或者看见我，他就到十分烦恼的程度。我注意到，当我走到他跟前时，他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扭曲成憎恨的表情；这几分是由于他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憎恨他，几分是出于原来就有的反感。这足以使我相信，假如我设法逃走，他也不会走遍全英格兰来追我的；因此我一定要走开，我已经不再有最初那种甘愿被他杀死的欲望了！因为他很有效地熄灭了我的爱情，我很安心我宁可他自杀。我还记得我曾如何爱过他；也能模模糊糊地想象我还会爱他，如果——不，不，即使他宠爱过我，那魔鬼的天性迟早会暴露出来的。凯瑟琳完全了解他，却又有一种怪癖，那么一往情深地重视他。怪物！但愿他从人间、从我的记忆里一笔勾销！”

“别说啦，别说啦！他还是个人啊，”我说，“要慈悲些；还有比他更糟的人哪！”

“他不是人！”她反驳。“我没有向他要求慈悲的权利。我把我的心交给他，他却拿过去捏死了，又丢回给我。人们是用他们的心来感觉的，艾伦；既然是他毁了我，我就无力同情他了；虽然他从今以后会一直呻吟到他死的那一天，为凯瑟琳哭出血来，可我也不会同情他，真的，我才不哩！”说到这儿，伊莎贝拉开始哭起来；但是，她立刻抹掉睫毛上的泪水，又开始说，“你问我，什么事把我逼得逃跑吗？我是被迫作出这个打算的，因为我已经把他的愤怒煽得比他的恶毒还要高一些了。用烧红的钳子拔神经总比敲打脑袋需要更多的冷静。他被我搞得已经丢开了他所自夸的那种恶魔般的谨慎，而要对我进行暴力杀害了。我一想到能够激怒他，就体验到一种快感；这快感唤醒了我保护自己的本能，所以，我就公

然逃跑了；如果我再落在他的手里，那他肯定会狠狠地报复我的。”

“你知道，恩萧先生昨天本应该来送殡的。他特意让自己保持相当清醒；不像往常那样到六点钟才疯疯癫癫地上床，中午十二点才醉醺醺地起来。后来，他起来了，不过情绪低沉得像要自杀似的，不适于到教堂，就跟不适于跳舞一样；他哪儿也没去，坐在火炉边，把一大杯一大杯的烧酒或白兰地直吞下肚。

“希刺克厉夫——我一提这个名字就浑身哆嗦！他从上星期日到今天就像是这家的一个陌生人。是天使养活他，还是地狱里他的同类在养活他，我也说不上来；他有近一个星期没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天亮后他才回家，直接上楼到他的卧房里；把他自己锁在里头——倒像是会有人想要去陪他似的！他就在那儿呆着，像个教徒似的祈祷着，不过他所祈求的神明只是无知觉的灰尘而已；在他提及上帝的时候，是很古怪地跟他自己的黑种父亲混在一起！做完了这些珍贵的祷告——经常拖延到他的嗓子嘶哑，喉头哽住才算完——他又走掉了；总是径直到田庄来！我很奇怪埃德加不找个警察，把他关起来！虽然为凯瑟琳难过，我却不能不把这一段从受侮辱的压迫中解脱出来的时间当作一个假期哩！

“我恢复了精力，可以去听约瑟夫的没完没了的说教而不用哭泣了，而且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跟惊恐的小偷似的蹑手蹑脚地在屋里走动。不要以为无论约瑟夫说什么我都要哭；他和哈里顿真是极为讨厌的同伴。我宁可跟辛德雷坐着，听他那可怕的言语，也比跟这个‘小主人’和他那可靠的助手，那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好！希刺克厉夫在家的時候，我往往不得

不到厨房找伴，不然，就要在那些潮湿而没人住的卧房里挨饿；这个星期他不在家时，我就在大厅的炉火一角摆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也不管恩萧先生在干什么，他也不干涉我的安排。如果没人惹他，他比往常可安静多了；更阴沉些，沮丧些，但火气少些。约瑟夫肯定：要是上帝触动他的心，他就能得救了，‘像受过火的锻炼一样’，相信他换了一个人。我也看出这种好转的征象，很觉诧异；但那与我也无关。

“昨天晚上，我坐在我的角落里读一些旧书，一直读到十二点。外面大雪纷飞，我的思潮不断地转到墓园和那新修的坟上，那时楼上好像很凄惨！我的眼睛刚刚敢从我面前的书页上抬起来，那幅忧郁的景象立刻侵占了书本上的位置。辛德雷坐在对面，手托着头；或许也在冥想着一件事情。他已经不再喝酒了，两三个钟头他都不动，也不说话，到了比失去理性还糟糕的地步。屋里屋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呜咽着的风时不时地摇撼着窗户的声音，煤块的轻轻爆裂声，以及间或剪着长长的烛心时的烛花剪刀声；哈里顿和约瑟夫大概都已上床睡着了，周围是那么凄凉！我一面看书，一面叹息着，因为看来好像世界上所有的欢乐都消失了，永远不会再恢复了。

“终于，厨房门闩的响声打破了这场阴惨惨的沉寂：希刺克厉夫守夜回来了，比平时早一点；我猜，是因为这场突来的风雪的缘故。那个门是闩住的，我们听见他绕到另一个门口要走进来。我站起来，自己也觉得嘴上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表情，这引起我那向门瞪视着的同伴转过头来望着我。

“‘我要让他在外面呆五分钟，’他叫着。‘你不会反对吧？’

“我回答，‘不会，为了我，你可以让他整夜待在外面，就

这样办！把钥匙插在钥匙洞里，拉上门闩。’

“恩萧先生在他的客人还没有走到门口以前就做完了这件事；然后他过来，把他的椅子搬到我桌子对面，靠在椅子上，眼里射出燃烧着的愤恨，挺想从我眼里寻求同情。他看上去并且自己也感觉到像个刺客，却不能肯定是否能从我的眼里找到同情；可是他发现这也足以是鼓励他开腔了。

他说，“‘你和我，都有一大笔债要跟外面那个人算！如果我们都不是胆小鬼，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清算。你难道跟你哥哥一样的软弱吗？你愿意忍受到底，一点也不想报仇吗？’

“我回答说，‘我现在是忍不下去了，但我喜欢一种不会牵累到我自己的报复，但是阴谋和暴力是两头都尖的矛，它们也能刺伤使用它们的人，比刺伤它们的敌人还会重些。’

“‘以阴谋和暴力对付阴谋和暴力是公平！’辛德雷叫道。‘希刺克厉夫夫人，我不请你做别的。现在告诉我，你能不能就坐着别动别响？我担保你亲眼看到这恶魔的生命结束，会得到和我所得到的同等的愉快；该死的恶棍！他会害死你的，也会毁了我，除非你先下手。他敲门敲得好像他已经是这儿的主人了！答应我，别吭声，在钟响之前——还差三分钟到一点——你就会是个自由的女人了！’

“他从他胸前取出我在信里跟你描述过的武器，正想吹蜡烛。但是我把蜡烛夺过来，抓住他的胳膊。

“我说，‘我不能不吭气！’‘你千万别碰他。就让门关着，不出声好了！’

“‘不！对着上帝发誓，我已经下了决心，我非实行不可！’

“这个绝望的家伙叫着。‘无论你自己如何，我也要为你做件好事，也要为哈里顿主持公道！你用不着费心维护我，凯

瑟琳已经死去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惋惜我，或是为我羞愧，即使我这时割断我的喉咙——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还不如跟一只熊搏斗，或是跟疯子论理。我唯一的方法就是跑到窗前，警告那个他所策划的牺牲者，当心等待着他的命运。

“‘今天夜里，你最好在别的地方安身吧！’我用一种胜利的腔调叫着。‘如果你坚持要进来，恩萧先生打算拿枪崩你。’

“‘你最好把门打开，你这——’他回答，用某种文雅的名字称呼我，我不屑再重复了。

“‘我不管这闲事，’我反唇相讥，‘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进来挨枪崩吧。我是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

“说完，我就关上窗户，回到火炉边我的位置上；能供我使用的虚伪可太少了，没法为那威胁着他的危险装出焦急的样子。恩萧愤怒地用各式各样的称呼咒骂我，说我还在爱那个流氓，因为我表现出那种卑贱的态度，而我，心里（良心从来没有责备过我）却在想，如果希刺克厉夫使他脱离苦难，对于他该是何等福气啊！而如果他把他送到他应去的地方，对于我又是何等福气啊！正在这时，希刺克厉夫一拳把我背后的一扇窗户打下来了，他那黑黑的脸阴森森地向里面望着。他的肩膀挤不进来，因为窗子的栏杆太密了。我微笑着，为自己想象出来的安全颇感到得意。他的头发和衣服都被雪下白了，他那锋利的蛮族的牙齿，因为寒冷和愤怒而毗露着，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伊莎贝拉，让我进来，不然，我可要让你后悔。’他就像约瑟夫所说的‘狞笑’着。

“我回答说，‘我不能作杀人的事，辛德雷先生拿着一把刀和实弹手枪站在那儿守着呢。’

“‘让我从厨房门进来，’他说。

“‘辛德雷会赶在我前面先去的，’我回答，‘你的爱情竟会这么可怜，竟承受不了一场大雪！夏天月亮照着的时候，你还让我们安安稳稳地睡觉，可是冬天的大风一刮，你就非要找个安身的地方不可了！希刺克厉夫，如果我是你，就会直挺挺地躺在她的坟上，像条忠实的狗一样地死去。现在已不值得再在这个世界上过下去啦！是吧？你已经很清楚地给我这个印象，凯瑟琳是你生命里全部的欢乐：我不能想象你失去她之后怎么会还想活下去。’

“‘他在那儿，是吧？’我的同伴冲到窗前大声叫道。‘如果我能伸得出我的胳膊，我就能揍他！’

“艾伦，我恐怕，你会以为我真是很恶毒的；但是你不了解全部事实，所以不要下判断。即使我有谋害他的性命的企图，我也无论怎样不会去帮忙或教唆的。我但愿他死掉，我必须如此；因此当他扑到恩萧的武器上，把它从他手里夺过去时，我非常非常的失望！而且想到我那嘲弄的话所要引起的后果，我都吓瘫了。

“枪响了，那把刀弹回去，正切着枪主的手腕。希刺克厉夫使劲向回一拉，把肉割开一条长口子，又把那直淌血的武器塞到他的口袋里。然后他拾起一块石头，敲落两扇窗户之间的窗框，跳进来了。他的对手已经由于过度的疼痛，和从一条动脉或是一条大血管里涌出了大量的鲜血，而倒下来失去知觉了。那个恶棍狠狠踢他，踩他，不断地把他的头往石板地上撞，同时一只手还抓住我，制止我去叫约瑟夫来。他

使出超人的自制力克制自己才没有送他的命，可是他终于喘不过气来，罢手了，又把那显然已无生气的身体拖到高背椅子旁边。在那儿他把恩萧的外衣袖子撕下来，用兽性的粗鲁态度把伤处裹起来，在进行包扎时，他又唾又诅咒，就跟刚才踢他时那样用劲。我既得到了自由，就赶忙去找那老仆人，他好容易一点点地领会了我那慌里慌张的叙述的意思，两步并一步大口喘着气赶紧下楼。

“‘现在，怎么办呀？’

“‘有办法，’希刺克厉夫吼着，‘你的主人疯了；如果他再活一个月，我就要把他送到疯人院去。你们到底为什么把我关在外面，你这没牙的狗就不要在那儿唧唧嚷嚷了，来，我可不要看护他。把那滩东西擦掉，小心你的蜡烛的火星——那比混合白兰地还多！’

“‘敢情你把他谋害啦？’约瑟夫吓得手举起来，眼睛直往上翻。大叫，‘我可从来没见过这种情景呀，愿主——’

“希刺克厉夫揉他一下，正好把他推得跪在那滩血中间，又扔给他一条毛巾，但是他并不动手擦干，却交叉双手，开始祈祷了。他那古怪的措词把我引得大笑起来。事实上，我正处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心境中；就像有些犯人在绞刑架底下所表现得那样不顾一切了。

“这个暴君说，‘啊，我忘记你了，你应该做这件事，跪下去。你和他串通一起反对我，是吧，毒蛇？那才是你该做的事儿呢！’

“他直摇得我的牙齿卡嗒卡嗒地响，又把我猛推到约瑟夫身边，约瑟夫镇定地念他的祈祷词，然后站起来，发誓说他要马上动身到田庄去。林敦先生是个裁判官，就是他死了五

十个妻子，他也会过问这件事。他的决心这么大，以致希刺克厉夫认为还是有必要逼我把所发生的事扼要地重述一遍；在我勉强地回答他的问题，说出这事的经过后，他逼近我，满腔怒火。我那些费了很大的劲硬挤出来的回答，满足了这老头子，使他知道希刺克厉夫不是首先发动进攻的人；无论如何，恩萧先生不久就使他相信还是活着的；约瑟夫赶紧让他喝一杯酒，酒一下肚，他的主人立刻就能动弹而且恢复知觉了。希刺克厉夫明知道他的对手对于昏迷时所受的待遇全然不知，就说他发酒疯；又说不要再看见他凶恶的举动，只劝他上床睡去。他描绘了这个得体的劝告之后，就离开我们，这使我很开心；而辛德雷直挺挺地躺在炉边。我也走回到自己屋里。自己也感到很惊奇，我竟这么容易地逃掉。

“今天早上，我下楼时，大概还有半个钟点就到中午了。恩萧先生坐在炉火旁，病得很厉害；那个恶魔的化身，差不多也一样地憔悴、惨白，身子倚着烟囱。两个人看来都不想吃东西，一直等到桌上的东西都冷了，我才开始自己吃起来。没有什么可以挡住我吃个痛快，我时不时地朝我那两个沉默的同伴溜一眼，觉得很是舒服，因为我的良心很平静，便体验出某种满足与优越感。等我吃完了，我就大胆绕过恩萧的椅子，擅自走近炉火旁，跪在他旁边的角落里烤火。

“希刺克厉夫没有向我这边瞅一眼，我就抬头盯着他，而且几乎很沉着地研究着他的面貌，仿佛他的脸已经变成块石头了。他的前额，我曾认为很有丈夫气概，现在变得十分恶毒，笼罩着一层乌云；他那露出怪物的凶光的眼睛由于缺乏睡眠都快熄灭了，也许还由于哭泣，因为睫毛是湿的；他的嘴唇失去了那凶恶的讥嘲神情，却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的

表情封住了。如果这是别人，我看到这样悲伤，都会掩面不忍一睹了。现在是他，我就很满足；侮辱一个倒下的敌人固然看来有些卑鄙，我不能失去猛刺一下的机会；他软弱的时候正是我能尝到冤冤相报的愉快滋味的唯一时机。”

我打断她说：“小姐，人家还会以为你一辈子没打开过圣经呢。如果上帝使你的敌人苦恼，当然你就应知足了。除了上帝施加于他的折磨，再加上你的，那就显得卑劣和狂妄了。”

“一般情况下我可以这样，艾伦。”她接着说，“我对他的仇实在太大了，除非我也下手，不然，不管希刺克厉夫遭到多大的不幸，我都不会满足。如果我引起他痛苦，而且他也知道我是这痛苦的原因，我倒情愿他少受点苦。只有一个情况，可以使我有希望饶恕他。那就是，要是我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每回他拧痛我，我也要扭伤他，让他也受受我的罪。既然是他先伤害我的，就要叫 he 先求饶；然后——到那时候呀，艾伦，我也许可以向你表现出一点宽宏大量来。但我根本报不了仇的，因此我就不能够饶恕他。辛德雷要点水喝，我递给他一杯水，问他怎么样了？

“‘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严重，’他回答。‘除了胳膊，我浑身上下都酸痛得好像跟一大队小鬼打过仗似的。’

“‘是的，一点也不奇怪，’我接口说，‘凯瑟琳经常夸口说她保护住你，使你的身体不受伤害：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因为怕惹她不高兴，就不会来伤害你。幸亏死人不会真的从坟里站起来，不然，昨天夜里，她会亲眼看到一种惹她讨厌的情景呢！你的胸部和肩膀没有被打坏割伤吧？’

“‘我也说不出来，’他回答，‘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倒下来时，他还敢打我吗？’

“‘他踩你，踢你，把你往地上撞，’我小声说，‘他只有一半是人：另一半是鬼。他的嘴流着口水，想用牙咬碎你。’”

“恩萧先生和我一样，抬头望望我们共同的敌人的脸，这个敌人正沉浸在他的悲痛里，对他周围的任何东西仿佛都毫无知觉：他越站得久，透过他脸上的那阴郁的思想也表露得更为明显。

“‘啊，只要上帝在我最后的苦痛时刻给我力量把他掐死，我就会欢欢喜喜地下地狱的。’这急躁的人呻吟着，扭动着想站起来，又绝望地倒回椅子上，终于明白自己是不适宜再斗争下去了。

“‘不，他害死你们中的一个已经足够了，’我高声说。‘在田庄，人人人都知道要不是因为希刺克厉夫先生，你妹妹如今还会活着的。到底，被他爱还不如被他恨。我一回忆我们过去曾经多快乐——在他来之前，凯瑟琳曾经多么快乐——我真要诅咒如今的日子。’

“大概希刺克厉夫比较注意这话的真实性，而不大注意说话人的口气。我看见他的注意力被唤醒了，因为他的眼泪顺着睫毛直淌，在哽咽的叹息中抽泣着，我死死盯着他，轻蔑地大笑，那阴云密布的地狱之窗（他的眼睛）冲我闪动一下；我冒昧地又发出了一声嘲笑，无论如何，那平时看上去像个恶魔的人竟如此惨淡消沉。

“‘起来，走开，别在我眼前！’他悲哀地说。

“至少，我猜他说出了这几个字，虽然他的声音是难以听清楚的。

“‘我请你原谅，’我回答，‘可是我也爱凯瑟琳；而她的哥哥需要人侍候，为了她的缘故我就得补这个缺。她死了，如

今我看见辛德雷就如同看见她一样：辛德雷的眼睛要不是你曾想挖出来而搞成这样又黑又红，倒是跟她的一模一样；而且她的——’

“‘起来，可恶的呆子，别等我来踩死你！’他叫着，移动了一下，使得我也移动了一下。

“‘可是啊，’我一面继续说，一面准备逃跑，‘如果可怜的凯瑟琳真的信你，承受了希刺克厉夫夫人这个可笑的、卑贱的、堕落的头衔，她不久也会落到这步田地！她才不会安静地忍受你那可恶的作风；她一定要发泄她的厌恶和憎恨的。’

“高背椅子的椅背和恩萧先生把我和他隔开了；因此他也不想走到我面前：只是从桌上抓把餐刀往我头上猛掷过来。刀子正掷在我的耳朵下面，把我正在说的一句话给打断了；可是，窜到门口我拔出了刀，又说了一句；这句话我希望比他的飞镖还刺得深些。我最后看见他猛冲过来，却被他的房主拦腰一抱，挡住了；两个人紧抱着倒在炉边。我跑过厨房时，叫约瑟夫赶快到他主人那儿去；我撞倒了哈里顿，他正在门口的一张椅子背上吊一窠小狗；我就像一个灵魂从涤罪所中逃出来似的，连跑带跳，飞也似地顺着陡路下来；然后避开弯路，一直穿过旷野，滚下岸坡，涉过沼泽；事实上我是慌里慌张地向着田庄的灯台的光亮直奔。我宁可注定永久住在地狱里，也不肯再在呼啸山庄住一夜了。”

伊莎贝拉停一下，喝了口茶，然后站起来，叫我给她戴上帽子，披上我给她拿来的一条大披巾。我恳求她再停留一个钟头，但她根本不听，她蹬上一张椅子，亲亲埃德加和凯瑟琳的肖像，对我也施以类似的礼仪，就带着凡尼上了马车

走了；这狗又找到了她的女主人，欢喜得直叫。她从来也没有再到这一带来过，但是等到事情稍安定以后，她和我的主人就建立了正常的通信联系，我相信她新居靠近伦敦南方，靠近伦敦；她逃走后没有几个月，就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林敦，并且从一开始，她就报告说他是一个多病的任性的家伙。

有一天，希刺克厉夫在村子里遇到我，就盘问我她住在哪里。我拒绝告诉他。他说那也没什么关系，只要她当心不要到她哥哥这儿来：既然他得养活她，她就不该跟埃德加在一起。虽然我没说出来，他却从别的仆人口中发现了她的住处和那个孩子的存在。我猜想，他还是没去妨害她，为了这份宽宏大量，她也许要谢谢他的反感呢。当他看见我时，他常常打听这个婴儿；一听说他的名字，他就苦笑着说：

“他们希望我也恨他，是吧？”

“我认为他们不希望你知道关于这孩子的任何事情。”我回答。

他说，“等我需要他的时候，我一定要得到他，让他们等着瞧吧！”

在凯瑟琳死后十三年左右，林敦十二岁，也许还略微大一点，他的母亲死了，在希刺克厉夫所说的那个时候到来之前。

伊莎贝拉突然到来的那天，我没有机会跟我主人说。他回避聊天，而且他的心情不适于讨论任何事情。当我好不容易使他听我说话时，我看出他妹妹离开了她丈夫这回事使他很高兴；他对她丈夫憎恶的深度是他那柔和的天性几乎不能够容许的。他的反感是如此痛切而敏锐，以致任何他可能看